

Frank Stella

如何建造一幅画？

极简主义大师弗兰克·斯特拉 (Frank Stella) 的作品“波兰村庄”系列，呈现于香港中环的厉为阁 Lévy Gorvy。这是这位大师在大中华区首次个展。



弗兰克·斯特拉的创作极为丰富。从最早成名作“黑色绘画” (Black Paintings) 先声夺人，到立体画布，再到拼贴与浮雕画的结合，从极简跨向极繁 (Maximalism)……他的作品里有极致的黑白也有繁复的色彩，有规则冷静也有爆炸的跳跃。“波兰村庄”像是这组伟大乐章中一个巧妙的衔接点，连缀着前与后。

1959年，斯特拉刚满23岁，参与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16个美国人”展览，是参展艺术家中最年轻的。参展作品“黑色绘画”让其一举成名，艺术历史学家凯特·内辛评价其“拟象而不失触感”。这个作品展现了斯特拉“将画布识别为一种二维平面融合于三维物体之中的整体结构”的尝试。1960年，他于纽约卡斯特里艺廊举办首个个展，并开始有序地创作系列作品，把大片平板色彩融入几何图案及非幻觉平面。1961年，他创作的“本杰明·摩尔” (Benjamin Moore) 系列被安迪·沃霍尔全数收藏，这套简洁的单色方块画对沃霍尔的波普系列有着直接启发。1964年，他在一次采访中发表了“所见即所见”的著名言论，成为整个极简运动的铿锵注脚。

“波兰村庄”系列诞生于1970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斯特拉在家养病时收到了朋友寄来的《木制

犹太教会堂》(1959年)。本书汇编了两位犹太建筑专家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间一次建筑测量调查中纪录的71座犹太教堂的摄影作品及线稿，这些十七至十九世纪曾经分散于波兰东部地区的木制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纳粹的焚毁。

1970年结束，斯特拉拿出了40幅关于教堂建筑结构的手绘，然后以这些手绘为基础创作了“波兰教堂”系列。该系列作品都以《皮》这本著作中所收录的结构命名，每一件都与教堂棱角分明的建筑、巧夺天工的木工相关。

这听上去像一场转译：从建筑到绘画、从文本到视觉、从历史到当下……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一张黑白照，1974年，在纽约西休斯顿街的工作室中，弗兰克·斯特拉躺在地上，置身于“波兰村庄”系列之中，那些完工或未完工的，或搁置于凳子上，或悬挂于墙面。你分不清这是装置还是画：它们是有厚度的木板，木板与木板之间有拼接；而它们置于墙面时，又成了一个被观看的“平面”，一个整体的“平面”。

“我逐渐产生兴趣的并不是去绘一幅画，而是去建造一幅画 (build a painting)，这么说有点建筑。从作品‘波兰乡村’开始，我想把自己感知中的东西建造出来，把想要画上去的东西设计出来。”2017年，在一

次采访中斯特拉如是说。

二维的突破，空间的探索和试验，在上世纪60年代的量角器系列 (Protractor Series) 中就开始了，使用巨大的“塑形画布”，并且为画中出现线条和元素设置了模度。“波兰村庄”则是进一步的刺探，去冲破二维三维的临界点：引入了木材、瓦楞纸板、毛毡、金属等材料，用不同材料之间的拼贴形成肌理和张力。这之后的创作，除了持续画布的空间突破，作品风格也越来越繁复和热烈，真正从他早期的极简主义转变为形状丰富多变的、使用强烈的荧光色和涂鸦笔触的巴洛克风格。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斯特拉就回应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的作品《白鲸》创作了大量作品。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可看成是斯特拉的三维时代，他使用锥形、圆柱、法式曲线、波浪、装饰建筑元素等多样形式的纯粹的雕塑，并开始用3D制图程序创作图像效果图，并且由此更多转向雕塑。

由一本建筑书引发的涟漪一直持续着：从建筑、空间到城市。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斯特拉开始尝试大型壁画创作，比如为洛杉矶的太平洋钟楼 (Pacific Bell Building) 所作的“黄昏” (Dusk)。并开始为公共空间制作独立雕塑、参与建筑项目。EM

